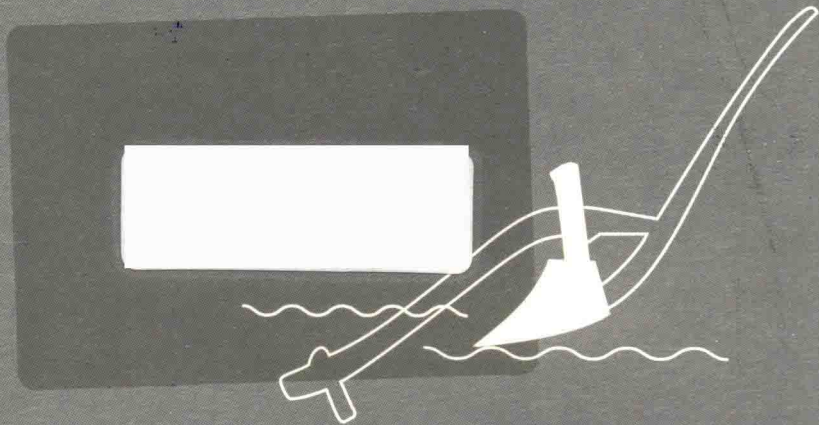


吕新作品系列



吕新
著

消逝的农具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消逝的农具

吕新一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逝的农具 / 吕新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390-3

I. ①消…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6691号

书名: 消逝的农具

著者: 吕新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马峻

项目统筹: 马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185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390-3

定价: 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 001 南方遗事
——遥望民间早期象征主义的磨坊
- 048 绸缎似的村庄
- 112 葵花
——对于山区粮食、蔬菜,以及部分河流和
农具的松散回忆
- 164 深红的农事
- 214 消逝的农具
- 261 编后记

南方遗事

——遥望民间早期象征主义的磨坊

一

穿过二十里以外的稀疏的云彩，我望见了那种四季常青的语言之树。

语言下面是一个虚构的时期。

下面是明亮的稻田和茂密的芦苇，南方众多的水汪汪的河汉子遍布在一种烟雨迷蒙的历史中。最初的某一天，我坐在一辆蒙有绿色篷布的马车上，面对着的是河两岸星星点点的民间历史和传说。

整整几年，我们都在绚丽的五谷中经过。沿途是传说中的房屋和松散的歌谣。

正月初一，我站在一排模糊的警句和格言的后面，我听见民间的爆竹有如秋日的扁豆，初二早晨的墙角里残血点点。

我来时的路上，田野萧瑟，狂风大作，我听见天空里一直都在打雷，但始终没见下雨。从初一到十五，我跟在远去的旱船的后面，路上有失散的鞋，有短短的蜡烛和一些肉红色的胡

桃。那时候，我站在舞狮者的后面，我听见红纸的公鸡啄食着干瘪的谷粒，在低远的村落里一遍一遍地啼唱。

一个背景有些苍茫的冬天，我望见吴发坐在水边钓鱼。

二

圆形的水有如我的呼吸和身世。我坐在一些年代里的蓝色丘陵上眺望，两边都是页码凌乱的民间著作。我想象水中的鱼，它们平滑的背部铭刻着早年的声音和梦想。后来的一些年，天气一天不如一天。夕阳西下染红了城墙，我腿部的树枝繁叶茂，黑木耳幽雅地挺着。

夜里，幽闭的红灯笼失眠至天亮。

我坐在夜晚的杂粮堆上，我记得吴发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民间工匠。

吴发在最初的一个开头下着小雨的故事里想起了弟弟吴天。在吴天的小腹上日夜活跃着部分形体消瘦的白色曲线，如同先辈们的稀疏的白发。天气渐渐转暖，吴发连续许多日子都在用他的同一张苍白的脸久久地眺望着吴天。吴天是二月初生下来的，随同吴天一起到来的还有一株颜色鹅黄的药草。

我行走在二月份的面粉中，我听见这个季节里有许多的小动物都在低声交谈，河流两岸的气氛寂静如初。

很早的时候，吴天就感到在寂寥的民间有一张苍白的脸在久久地向他眺望，他记下了一种十分流畅的语言。他初来乍到，二月的面粉使他恍若置身于一个混沌而无边的年代。

遥望早年间干净清澈的水，吴发已经推算出水中是一条年幼的鱼。吴发短暂的一生依附在一块发白的石头上，他发现河

面上的船离他越来越远，四周的景色如古人的字画。他听见阵阵空洞无物的锣鼓声在一些久远的年代里响着，天光正在渐渐发白。

黎明抵达的时候，吴发钓上的那条鱼已经十分苍老了，有如吴发的爷爷。雪白的胡须，鱼骨和鳞片松动如晚年的关节和牙齿。鱼颤颤巍巍地坐进吴发身边的一只木桶里后，一抹鲜红的阳光浮出了水面。

其时，一种典型的规范化的语言清晰可触地呈现在附近的一些树干上。光影和水色使吴发对一切都感到异常陌生，飘拂的树影和银色的鳞片弄痛了他的眼睛。他看见吴天手举斧子的姿势有些幼稚吃力，甚至令人可笑。吴天用一种十分荒唐的姿势挥动斧子，披散在肩头的树枝斑斓无比地浮现着他的一生，水边回响着近乎荒唐的声音。那时候，吴天的一根金色的眉毛曾亮亮地在吴发的记忆里闪了一下。

某年某月，戏台子上刮着北风，我是吴发吴天兄弟俩的舅舅，我感到天空是一匹马。

（很多年以后的一个夏天，月光遍地，水边的房屋消逝，我们一起落马而死。）

三

二三月交替的夜晚，月亮圆圆地挂在天上，镜子里虚构的树木纷纷倒下，又不断重新生长了起来。

我见过那些砍不完老不死的乡村古树。我从一些没有碑文记载的年代里走过时，常听见树上的枝丫间传来鸟的啼叫，一种充满了无限距离的文字经常被书写在冬日黄昏的墙上。那些

树总是站在墙外，犹如整齐的鱼骨。

语言的重复增加常使我感到夜长梦多。

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虚构的乡间。

我站在那些过去的墙下，面对着的是墙上的一幅幅笔迹苍茫的水墨。在吴天后来制造的一起一落的巨大回音里，我望见乡村郎中汤丙鹿的弯曲的倒影正在飞越三十里金色的水塘，一朵莲花状的云彩穿过他身体的空隙。此后的岁月里，他种植了一株株鹅黄色的药草，他的袖口上落坠着一些粉红和鹅黄的美丽花瓣。

在河流两岸的那些星星点点的村落里，儿童们怀抱金色的公鸡安安静静地坐在一道道古老的门槛上。

三十里乡间阳光灿烂，字体碧绿。

四

乡间的人喝着圆形水坛里的明亮的水。

五

吴天的头枕在一颗西瓜上睡了一觉，醒来后他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西瓜地里，天空里什么也没有。那些低矮的瓜棚在他的眼前总是一闪而逝。从附近山上的石头前滑过。

吴天的一只手按着那只粗糙的布口袋，许多年来这口袋里其实什么也没有。吴天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他的几根手指放进了右边的那个口袋里，放进去以后他又抽出他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右边的口袋。这时候，左右两边的口袋都空洞无物，但吴天觉

得左边的口袋是空的，右边的口袋里却充满了一些东西。山中的石头上长满了绿色的苔藓，田野里劳作的人在太阳下像一些黑色的虫子。

他翻开第一章，缓慢进行的时光中残留着昨夜的风声。成群的骆驼载着黑白分明的盐驮，正在艰苦卓绝地穿越虚构的乡土。

一只木船在河里缓缓走着，船头前晾出了湿漉漉的衣衫。

公主看见地上出现了几朵鲜红的梅花。公主看见那几朵梅花如几只眼睛一样，泪水盈盈。四月一开始，从公主的头顶上面便传来一种婴儿的肉色的哭声。此后的一些日子里，公主就一直行走在那种粉红色的记忆里。

公主一手举着灯盏，一手提起粗布的衣裙，一步一步沿着那架红木的梯子一直走上去。身后好像还悄悄地落着雪，也许是雨，经久不息的水声环绕着寂寞的山庄。

吴天骑在黑暗中的墙头上。

吴天的声音如同虫子，他轻轻地说道：“公主，药煎好了，该用药了。”

公主走到高处的时候，感到梯子上的风很大。她想民间的风真大。她抬起宽大的裙袖护着灯，她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风在那个时候显得很凌乱，一片一片的风仿佛太监或宫女们冰冷潮湿的舌头一样殷勤地舔着公主美丽的手臂和面容。

接下来，火苗逐渐减弱，变得又细又小，公主感到灯盏里的油好像不多了。公主以为快到了。身后似乎仍下着雪，雪把大部分的事物都掩埋了。公主顺着梯子往上走的时候，她空荡荡的袖筒里十分寂寞。大雪使她几乎失去了记忆，先前的那些

旧人一个也想不起来了。黑暗覆盖了她的目光，使她无法看见地上的那些风化后的兵器和宫廷的碎片。

快到了。她这么想着，便抬起衣袖擦去脸上的泪。此前，她发现自己哭过。

吴天合上书，骑在黑暗中的墙头上低声叫道：“下来吧公主，从梯子上下来。”

“城墙豁口上有风。”

河里的那条船不走了。船妇从拱形的乌篷中钻出来，收起被风吹干了的那些衣衫。

六

昨夜的一场大雨将水边的部分蕙兰吹得东倒西歪。树丛后面的村庄里有人正在加固房舍，搜集被风吹散后的茅草。

我站在河边，河水如画。

河水冲刷着山中的石头，下山的路都隐显在乱蓬蓬的马齿草中间，山腰中可见那些倾散的谷物和失落的犁刀。

山下是虚构的乡土，恬淡而宁静。

我注意到了那些值得推敲的墙。很多的院落里都晾晒着陈旧的棉衣、渔网，湿漉漉的井绳、腊肉，风干了的辣椒和艾条。

有关那位流离失所的公主，她的故事在民间经久不息，她背井离乡的经历年年演绎一回。

我推算公主的实际年龄，里面有许多难以圆说之处。这件事情在时间上面出了一些毛病，出现了一些令人无法把握的东西。

我感到这件事情里自始至终都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暗中悄悄地走着。时间的流逝使她的手上布满了无数褐色的斑点。有时候，岸边的灯火又会照亮她脸上的麻子。

七

夏日傍晚的河边，夕阳常将墙垣染成朱色。吴发牵着羊在河边饮水。他的嘴里说着一些凉飕飕的话吓唬羊，羊听了吴发的很锋利的语言之后，便乖乖地低下头喝水。吴发一边抚摸着肥大的毛茸茸的羊尾巴，一边打量着远处茅舍墙上的几枝夜来香。对于墙头上历代以来便栖落着的夕阳，他从来都熟视无睹。过了年以后，吴发就上了山，山中的空气使他耳聪目明，衣服如云彩一样飘飘拂动。

吴天从头至尾一点不漏地翻看着吴发的过去，绿林的品质使吴天在这种时候时常产生一种飞檐走壁的快乐，而吴发飘拂的衣衫又常常将他的目光弄得十分红肿，这使他始终不得不与吴发保持着一种距离。

爷爷听说吴天在县立中学读完以后没有考入任何一所大学，又没有找到可做的事情，吴天一个人在县城的护城河边转悠着想死，爷爷就来了。爷爷站在火柴厂的排水沟的一边对吴天说：“考不上就拉倒。死了吧，死了好，往后就可以跟爷爷一起种西瓜了。”

吴天现在回忆起来，护城河边造纸厂的机器当时似乎都不响了，爷爷说这话的时候像一束橙黄色的阳光。吴天想起世上的每一句话，都觉得很有道理。就像他从小站在鲜艳的桃符下面相信红纸是用人的血染出的一样。那时候，每次回家的时

候，他都感到自己的身上流荡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在他以后绿林生涯里，充满了无数英勇的火苗。

那天的事情结束得过于迅速。造纸厂紫色的水和火柴厂黄色的水从对面的沟里流出来，缓重的彩色水流有如老年的哲学家在傍晚的山谷里徐徐而行。吴天看见爷爷的手里拿着一件七彩颜色的衣服，爷爷要吴天换上。爷爷对他说：“换上它，你换上。”吴天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将那件七彩的衣服穿到身上去。爷爷站在他的对面仔细地看他，对他说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话。爷爷那天运用了一种十分慈祥的语言，他把所出现的每一个句子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曲径通幽。后来，山中朱红色的钟声飘来之时，爷爷便转身一个人走了。突如其来的钟声使爷爷的长袍抖成一团，爷爷越过造纸厂排出来的紫色水流，花白的胡须宁静的阳光里飘扬，在风中蜿蜒而去。

那时候吴天正背水而立，他听见火柴厂的工人们正在那道黄色的水沟里洗刷炊具。

八

公主只睡了一个时辰左右，附近的鱼就把她吵醒了。

巨大的渔网将天空遮掩得密密麻麻。公主醒来后，吴发已经走得完全看不见了，他的后面出现了一大片空白的东西。公主的怀里抱着一只银瓶走得很慢，步履如水。

那时候天还没有亮，那时候所谓的亮色就是那一大片空白的部分。

沿路上都堆着一些白色的盐或雪。

九

第二天，雨过天晴，这是一个阳光通红、地面潮湿的好日子，正值河对岸竹器店老板的儿子娶亲。白色的水雾四处延伸，河面上有船从远处划来了。

我从河边的那个茶叶收购站的大铁门里走出来后，那只娶亲归来的船只正好从一段残缺颓废的历史中驶出。

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去描述那个茶叶收购站里所发生的故事，我所能提供的只是几个不大准确和真实的数字。那个临河而建的茶叶收购站里住着那么五六个或六七个人，其中一位面目模糊得十分不具体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还有两位肖像酷似一人的年轻姑娘，也许是几个，也许就只是那一个。那天傍晚，天上下着很大的雨。沿着一种沉闷的汽锤的响声，我在滂沱的大雨中看见了那个茶叶收购站的圆形的镶有黑色花栏的围墙。当我后来为了避雨翻墙跳进那个黑大门里以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生涯里的晴朗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

一种古老的动静猝然而至。

我站在堆放着茶苗的一根木头柱子旁边，看见了雨夜里收购站内零零星星的灯火。我在那种时候听见了骨牌制造者和棋谱发明者的故事，他们的梦呓令人不安，他们多少年来一直用酒代替油点灯照明。我只想说那天夜里我看到的那种幼小的蓝火苗很美丽，如同蜡烛，它像一些温暖的念头和散淡的情绪，遍布在三十里美丽的乡土上。

后来发生的故事使我对这个临近河边的茶叶收购站萌生了一连串背景阴暗的幻想。骨牌制造者找到了那座埋藏在沙石下

的死城。两个没有胡须的年轻人他们轻而易举地在茶苗旁边找到了我。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惊喜万分地说道：“呀，舅舅来了。”

这是那个傍晚的一部分内容，连同后来发生的其他都出现在同一个雨夜里。有关那个茶叶收购站里的情节到这里便无法再进行下去了，这中间出现了距离，就是那种像时间一样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距离。我想我提供的这个故事的范围始终不会越过河边。我想说的是这很有可能是一场黑白相间的虚实难辨的梦与现实。在他们惊喜万分地将我带到那种幼小的蓝火苗前面时，我仍完好如初地一直呼吸着清新透明的乡间空气。

十

顺着那一株鹅黄色的药草，我找到了汤丙鹿的著名的中草药铺。

汤丙鹿蜗居在乡间的黑色柜台后面。

他的那些药草遍布三十里美丽的乡土。四月下旬，他拉开药铺里的一个抽屉后，一支枯老的金龟子掉到了他的衣服后面，他听见远处的一些高大无比的热带植物正在轰然倒下，顺着起伏的南方丘陵一直滚落至水边。他望见一些古老的木匠提着斧子在大地的边缘久久地徘徊，他们的身上刻满了线条迷乱的木头花纹，东方古老的朝霞里晃动着各种农具的形状和原始时期的尺寸，一些人骑着犁。他们坐在一种粉红色的树下，心情很好地回忆早年间的拥有七八个头的小麦和谷穗，他们平缓的语言越过木匠们注视着茫茫岁月过去以后的种种痕迹。早晨开始以后，具有蓝绿两种颜色的树叶纷纷坠落民间。他们坐在

船舱里或圆圆的谷堆旁，说着一些神话故事和山林演义，后期的民间内容是带有肖像和插图的古代小说。

水边有一座蓝色的磨坊。

这是那古老土地上的种种现象之一。那天我坐在一个渔翁的旁边，我的身后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油菜地。我看见一辆蒙着绿色篷布的鼓荡人心的马车叮叮当当地奔跑在乡间晴朗如洗的南方大道上。

天空辽阔，鞭声遥远，六十一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夏日，乡村郎中兼药剂师汤丙鹿遇到了一位卖茶水的漂亮女人。

那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吴越妇女，她像一片绿色的柳树叶子一样很瘦削地出现在那个炎热的夏日里后，汤丙鹿坐在一棵桉树下好像读了一节五代时期的游记体的碑文。女人的每一个眼神飘过来以后，汤丙鹿都能感到一片怡人的荫凉笼罩着自己。

那个女人从元宵节的灯火里走来，她的裙裾上还遗留着一些当时的雪花。几个月以来，民间的喜庆的锣鼓声一直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她走过了许多的地方，她总是沉浸在一些虚泛的往事之中。她听说广阔的民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鲜艳的蔬菜和水果在人们的身边发出叮叮当当的叩门之声。她望见一些黄纸的桃符遍布在炊烟依稀的民间，遍布在幻影般的窗户和门楣上。她的目光被南方古老的水利工程阻隔，她的视线内堆放着色彩艳丽的多种器具，包括焙制精良的彩陶和生铁模型。

她把挑子放在乡间的绿荫里，在一块平滑的龟背石上坐了下来。

汤丙鹿放弃了那棵美丽的蝉鸣不止的桉树，他开始喝着她的碧绿茶水。

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对话，绿色的水或炎炎的烈日消解

了种种的语言。汤丙鹿默默无言地喝着她的碧绿的茶水，酷暑使他忘记了许多东西。女人看着他。女人看见她的碧绿的茶水正穿越他焦虑的喉咙，水声疏朗玲珑。女人那时忽然感到这个夏天其实并不很热，燥热来自于另外的一些东西，女人感到凭空多出来的那些东西不可捉摸，简直无法把握。她注视着渐渐消逝的绿水，想起了一些苍茫有余的细节，有些部分在那碧绿的茶水里浸泡过不止一次。但一种色彩上的气氛和现象本身并不重要，并不能揭示那个夏天里的其他的一些东西，那类东西只提供了一种气候或场景的轮廓，它们在内容上只起到了一种涂脂抹粉的装饰作用。

重要的那种东西浮在茶水的后面。

汤丙鹿喝着那个女人的碧绿的茶水，他忽然记起了在黄昏时的墙上时常出现的种种锈迹斑驳的现象，包括一些前面带有复姓的名字。他在黄昏的情调中默默地阅读那种现象时，有如在诵读铸造时期的种种文体。他当时大约坐在一只漂亮的滑竿上，但他始终想不起此行的目的和四周的部分参照之物，他感到自己无法复述那些消逝了的面孔和声音，他的目光在白炽的阳光下几近失明。河对岸的村舍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声，他恍若看到一只粉红色的小手正在河对岸摇来摇去。远处乡间大道上稀疏的铜锣声在拂动的指间鲜明地凸起，几只渡河的鸟正栖落在附近的一口水塘边。

汤丙鹿喝完那种碧绿的茶水抽空去看那个女人的瘦削的形象时，他发现时间正在倒流。

我在这里必须重复地说，汤丙鹿喝完那种碧绿的茶水抽空去看那个女人的瘦削的形象时，他发现时间正在倒流。

这就是那个遥远的夏日里的最基本的实质和内容。多年之

后，他不无顾虑地向我描述当时的那种背景。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汤丙鹿请教他那时看到的那种叫作时间的东西——这种事情常使我彻夜难眠，汤丙鹿对此一直感到难以名状，苦不堪言。他说他忽略了它们的尺寸。我想时间大约是没有尺寸的，至多具备一些无形的触角或其他的什么东西，或许它更像是一种妖术，云烟氤氲。我的这种想法使汤丙鹿大为惊讶。现在回忆起来，六十一年前的那个夏日的乡间从头至尾都十分均匀地泼洒着那种颜色碧绿的茶水。很多年，那个像绿色的柳树叶子一样的女人再没有露面。很多年，那种转瞬即逝的语言使汤丙鹿忘记了书写时的次序和格式，以至于他所开的药方常常令人三思而行，疑虑重重。

汤丙鹿就这样蜗居在空气碧绿四季流水的乡间。他在这个虚构的地方种植了一望无际的鹅黄色的药草，他制造了无数的金龟子和六味地黄丸供远近的城市早晚服用。

十一

我来到这个虚构的乡间后，正是一天中的傍晚。河边吹着一种十分凉爽的风，我看见这个结尾的颜色很重。

河的对岸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民间房舍，黑白分明的南方建筑使这个夏日的傍晚到处都飘扬着一种阴湿古老的灵秀之气。

我猜想所谓的人杰可能就是诞生在这样景致的地方。我那时站在一个背景安详的结尾处，眼前清澈的河水如一名纯情的乡村哑巴一样唱着歌，从我的面前缓缓流过，礼仪周全地向夜晚的深处流去。

我在那种灵秀的暮色中看到了一家淡黄色的纺纱厂，我闻